

往/事/回/首

小黄豆



王承军

小满过后，麦子已经灌浆，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鲜活的动静画面：在一片泛黄的麦田里，一跃而起的小黄豆疯狂追逐一只行动敏捷亡命奔跑的野兔。

小黄豆是一只土狗，身材瘦小、全身黄毛，嘴尖、短，额平，耳朵直立，镰刀式的尾巴经常高高翘起。它伴我度过了一段温润的青春岁月。那时，每到周末回家，我与小黄豆总是在村口“不期而遇”。而当我离家返校时，小黄豆则一直送我到村口，然后坐在原地吐着舌头目送我远去。就是这只与我“私交”甚好的小小黄豆，却因我的一次“托付”而殒于非命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那是一个仲夏的周末，我离家返校。那天早上，我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。返校途中要路过一片坟地，胆小的我每次经过这里时，我都会叫上小黄豆陪我，给我壮胆。待我走过那片坟地后，再让小黄豆回去。这天也不例外，当小黄豆送我走出那片坟地时，天已经亮了。我赶忙叫小黄豆回去，但小黄豆低着头一屁股坐在原地，吐着舌头望着我。我以为它累了，歇会儿会原路返回。于是，我头也不回地快步向学校走去。直至我过马路避让车辆时，我才发现小黄豆并没有回去，而是悄悄跟在我的身后。

这时，我已进入城郊地带，车辆与行人逐渐多起来。小黄豆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场面，平常高高卷起的尾巴紧紧贴在屁股上，耷拉着脑袋，紧张地望我。小黄豆见我发现了它，索性慢慢向我跑过来，摇着尾巴，用头轻轻触碰我的小腿。我大声叱责小黄豆为什么不回去。小黄豆见我生气，显得非常胆怯。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带着它硬着

头皮继续向学校走去，而脑海里一直在思考接下来的一周该怎么安置它。小黄豆也生怕走丢了似的，几乎是贴着我的小腿并行跟着我。

一路上，我喋喋不休地埋怨小黄豆。小黄豆好像知道自己错了，低着头跟着我走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遇见了在学校食堂的罗阿姨，她见我身后跟着一只狗，就问怎么回事。我把情况告诉了她。罗阿姨叫我把小黄豆暂时交给她，她家就在学校附近，待下个周末我回家时再把小黄豆领回去。

大约过了两天，我在学校遇到了我们村的钟叔。他说当天下午就要回村，因为村里正在维修学校，村主任叫他拉一车沙回去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就请他把小黄豆帮我带回去，钟叔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。可是钟叔和小黄豆在回家途中发生了意外。钟叔的拖拉机装载的河沙潮湿且超重，又是下坡，在与相向而行的货车交会时因没拉住刹车而掉入斜坡。好在钟叔反应机敏，第一时间从拖拉机上跳出来，仅受轻伤。而小黄豆因绳子套在拖拉机货箱的护栏上，它只能随着拖拉机翻滚，小黄豆受了重伤。当天夜里，小黄豆就断了气。

其实，小黄豆是一只流浪狗。在一个风吹麦浪的早上，它蜷缩身子躺在大门口被邻居发现的。狗来代表着兴旺，于是邻居收留了它。顺理成章，小黄豆成为我们朝夕相处的小伙伴，它守护着大院里的一草一木。

尽管小黄豆离开我多年，即使后来妻子养过几只萌宠可掬的小狗，但我始终无法忘记小黄豆与我的点点滴滴。

(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协会员)

山/川/抒/怀

雄关古道而今越



张盛

大漠孤烟逐落日，雄关古道忆兵戈。自古以来，古道险隘，悬崖峭壁，多与金戈铁马、悲壮奇崛有关。

站在峡口，抬头仰望，一列峭壁山崖，如同一条巨龙横亘于苍穹之下。那是绵延不绝的剑门山脉，我的目光凝聚于一座飞檐亭台时，才发现山脉在此，仿佛被一把倚天长剑一劈两截，哗啦一声，山脉中断。劈开的剑门山峰峦似剑，双壁对峙，如同两扇大门。

剑阁，牢牢连接着两边山崖，也死死堵截了断口，就是门上一把锁。锁开，门开；锁不开，门不开。北上南下，这里便成了咽喉要塞，自古以来就是天下雄关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在过去，一个小小的剑阁锁住了剑门山，同样锁住川人的平安、祥和与富足。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，少战乱，与剑门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金牛古道穿过剑门关向南，直通江油成都；向北，经明月峡过汉中穿秦岭到关中平原。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秦人贪羡蜀地，便以金牛美女诱骗蜀王，五丁开山，打通了剑阁，开通了金牛道，此可谓骗道。话说三国后历代封建王朝均在剑门关设官驻兵。自秦灭巴蜀后的二千多年时间，剑门关经历了五十多次大战，似乎从未有军队从正面攻破。三国时魏国欲占据蜀地，派钟会、邓艾两路大军分道伐蜀，钟会强攻剑阁而不得，邓艾便偷渡阴平，此可谓骗道。行走在路上，不经意间看见那座眉眼颇似姜维的

山峰，只见姜维双眉紧蹙，脸色肃然，可以想象，那个时候的他内心有多么难受。他誓死坚守剑门关，终使钟会无力进攻，当钟会绕道攻入成都，消息传到姜维耳朵，他怎能相信！是啊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如此险峻的蜀道，却没能保住蜀国江山，蜀汉政权弹指间覆灭了。其实，无论骗道还是偷道，单一点，皆证明了剑阁是如何易守难攻；反过来也证明了铜墙铁壁，也不如人心的坚固。

秋风无声地吹过江河，吹过群山，岭上的荒草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现在这雄关古道失却战争防范的意义，已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地，它褪去昔日刀剑齐鸣战马嘶吼的烽火岁月，后人于此竖起数杆猎猎入云的“汉”旗，几尊“五丁开山”“孔明立关”“刘备过关”“姜维守关”和“李白叹关”的雕像。面对如剑群山，你可以坐在剑阁的石阶上，唏嘘感慨，沉思冥想，或者任意穿越。

云霞染红了山峦，也浮起我漫天的思绪。暮色徐徐降临，清风吹来远古的气息，此刻浩渺苍穹下的剑门关，明月朗朗，冷风冽冽，猿啼声声。一群年轻的游客，高声吟诵着毛泽东的词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……”那声音如同鼙鼓，重重地敲打着暮色，也敲打着我心灵，令我热血沸腾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虞美人·又回故乡

王正宁

龙抬头日春来早，小雨催新草。
梁间燕子似相知，归去来兮应有几多痴？
半生牵挂乡间路，翠竹青青树。
暖风摇动漫坡花，伴我青山绿水又回家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委党校教授)

登江津鼎山抒怀

长江行万里，
巨鼎起峥嵘。
山水人文汇，
物华陆海通。

飞流悬赤壁，
豪杰耀苍穹。
奋发新时代，
千帆竞大同。



廖章言

(作者单位：江津区四面山管委会)

接力连载小说

《太空火锅城》

* 选登

大师来了(五)

宋尾

今天，“大师”刚进来，陈太勇一眼就认出他了：这是老白，俗称“白手套”，早先他做记者时就曝光过的，老熟人！但是他没声张，一直等到老白唾沫横飞时，忽然杀出来。不过他早有准备，这个骗子跑不远，门口有警察同志候着呢。

素芳抹了把汗，倒在沙发上，差点虚脱了。

“原来是个骗子！”

“别发愁了，”小勇笑眯眯地说：“咱们走。”

素芳说：“去哪？”

“娇娇说得对，您呀，在太空火锅城里面待得太久，是该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。”

小勇告诉她，最近这段他都泡在火锅江湖里面，见识了各种创意，门派，但真正值得拍摄的还是很少。不过也被他寻到了一些真资格的火锅。

他想带着她，去感受、参观，然后，可能会对自己的火锅事业有新的看法和灵感。

素芳有点不信，她做火锅几十年，能有做得好但她完全不知的？还真有，有许多呢。小勇告诉她，今天他们要拜访的第一个奇人，她就不可能认识，原本就不是江湖中人。此人原是个道士，也曾在企业做过高管，还是个读书人，偶尔也写点字，近年来才开始对餐饮感兴趣，因为在外面吃不到自己想吃的，出于这个目的开了个火锅店。他虽不是科班，但层次和理解能力远高于寻常厨师，花了许多精力收集传统菜谱，很多是失传的。他的火锅店不是人们以为的那种火锅店，而是隐于闹市陋巷，在一老小区的底楼民居，无门面，无招牌，无宣传，全靠口碑相传，但日日爆满。这个火锅就很有特色——

“特色是什么？”素芳问。

“他的火锅汤是可以舀起来喝的。”

素芳惊了一下：“可以喝的火锅，那还是火锅吗？”

小勇正色道：“那我要问您了，咱山城，以前火锅也是现在这样么？”

素芳回忆了下，还真不是。以前根本没这么多油，味和料也没现在这样重。为什么竟一步步变成现在这般油，一家比一家重，味，一家比一家麻和辣，仿佛是竞赛一样。搞得不光是外地人，就连本地人也以为火锅就该是这样。

“您其实清楚。”小勇说：“火锅不是这样的，至少，不该全是这样的。只是，大家慢慢地就忘记了，火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”

“主要是现在火锅竞争真的太大，生存很难。其实吧，”素芳说：“大师，不，那个白手套，虽然是个骗子，但他的点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给我很多启发。现在要想做出品牌，就要有噱头，形式感要足……”

“当火锅店装修成太空舱，那还是火锅馆吗？人们来，就已经不是为了火锅来，而是为了那种新奇感。但是，人最容易喜新厌旧。他们还会为不新奇的东西再来一次吗？”小勇说，“我问您，什么东西吃不腻？”

素芳说：“家常菜，还有，其实我们的小面、火锅也是。”

“对，小面、火锅，为什么吃不腻，就因为它们是家常的。既然是属于家的，是家里人吃的，那么，您做了大半辈子餐饮了，您觉得，火锅的核心，到底，应该是什么呢？”

素芳想了想，忽然，豁然开朗。

“我懂了。”

“您真的懂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就算不去见那些个火锅奇人，我也知道该怎么整了。”素芳说，“以前吧，我老在想，为啥咱们山城人就喜欢在街边嗦小面？再说火锅，虽然我做的是火锅城，但我个人偏喜欢在露天坝子头吃。好些年了，没接手太空火锅城前，我就有个愿望——我想在那些社区哇，开一间露天火锅馆。但这个愿望，你说得对，被我自己慢慢遗忘了。”

小勇笑道：“我好像知道您的计划了。”

素芳神情肃穆。

“下一步，我计划把太空火锅馆开到街道里去，开到社区里去，开到人群中去，让它就像我们平民老百姓的一个家，是家里的一个饭点。”

“是饭点而不是饭店，是火锅馆而不是火锅城。”

素芳瞬间联想到了那个热腾腾的烟火场景，展开脸笑了。

“走，掉头，”她对小勇说：“到我家去，今天我下厨。”

(本篇完)